

研究型图书馆的影响力评估研究(摘要)

Zsuzsa Koltay Xin Li 著 许海云 编译

1 简介

随着在线信息的普遍应用,用户逐渐感到图书馆的作用越来越小,而资助机构和主管部门也要求图书馆提供更多的影响力说明。馆藏量和图书馆指导培训的数量已经不能作为继续获得资金的有力说明。图书馆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图书馆的资源、服务以及专业知识在用户生活中起到了哪些不同凡响的作用。

在2007年SPEC kit的图书馆评估中,Stephanie Wright和Lynda White总结认为北美研究型图书馆的评估较为普遍,而且从80年代中期到2007年有了巨大进步。SPEC调查关注的内容不仅仅测度用户满意度、投入和产出比,还包括图书馆对用户的学术和事业的影响。例如,最近几年有过哪些项目、实验以及规划,它们的影响力有多大,它们的结果揭示了什么,这些结果被共享了吗,对图书馆有什么影响,提出了哪些最佳实践?我们的目标就是发现这些问题的答案并且帮助传播这些最佳实践。

2 调查方法

本文大致按照Roswitha Poll和Philip Payne在“图书馆和信息服务的影响措施”一文中的框架进行调查,受访者为美国研究图书馆协会(ARL)成员馆,内容涉及了研究型图书馆在五大主要影响领域:图书馆对已毕业和在学学生的作用;参与图书馆的指导培训与提高信息素养之间的关系;测度图书馆使用与科研产出的关系;尝试评价图书馆对上级机构和用户社区的经济影响;以及图书馆所影响到的其它领域。

在上述每一个领域中,具体调查内容包

括:哪些测量指标是相关联的,哪些方法是用来收集数据的,得出了什么结论,由谁进行的评估,评估是一次性的还是持续的,研究结果是否可以应用在图书馆之外的领域,以及结果是否影响到图书馆或上级机构的决策。

整个调查从2010年2月21到3月31日。124家研究型图书馆中的55家给予了回复,回收率44%。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不确定这些给予了反馈的机构能否作为研究型图书馆影响性评估的代表样本,也不确定没有给予回复的那些图书馆是否在这一领域贡献很少。

3 调查结果和评价

尽管图书馆在近几年已感觉到评估自身价值的紧迫性,但是那些给予反馈的图书馆所提供的有关图书馆资源、服务及其使用效果的报告却非常少。只有19个反馈者(34%)提及实施过上述主要领域中的一个或几个研究。另外还有13个反馈者(24%)正在计划实施。剩下的23个反馈者(42%)没有针对图书馆影响力的调查,也没有调查计划。

相对而言,或许是由于越来越强调高等教育的学习成果和大学课程的评估,图书馆的指导培训成为最常见的评估领域。但仍然只有15个反馈者(27%)评估了该领域,另外12个反馈者(22%)有制定相关计划。这意味着有一半的反馈机构关于“研究型图书馆在提高参与者的信息素质方面和促进其工作与事业”这个问题上没有评估过或者根本没有考虑过。而在对图书指导培训的评估中,大多数又侧重于指导的直接结果,例如关于指导培训的反馈和参考书目的质量,对于总

平均成绩的影响几乎没有研究,而对毕业之后的影响更没有调查过。

仅有一小部分反馈者提及了评估活动还涵盖其它领域的影响力评估。每个领域只有1-5家图书馆做过调研;3-9家图书馆计划在未来一年内完成相关调研。大多数反馈者没有也不打算在以下几个方面给予评估:图书馆的使用与学生学习效果之间的关系;图书馆的使用和科研产出的关系;图书馆的经济价值以及其它方面的评估。由于反馈太过简单,使得作者很难对这些结果实行更好的分类,导致一些研究可能被归入了不恰当的影响类别,从而造成每个类别的数量可能更低一些。

为了判断影响力评估属于一次性工作还是长期项目,本次调查还提出了一次性和持续性指标。在所有5个类别中,有一半的反馈者表明所讨论的影响力评估是持续的。13%的评估完全属于一次性工作。关于图书馆指导培训的评价是最完备的:2/3的反馈都将此评估定性为持续的。另一方面,将对科研产出的研究看作是一次性工作的比例最高(50%)。值得注意的是,超过三分之一的反馈者对于他们图书馆的评估活动是否还会持续持不确定态度。这其中关于经济价值的评估排在第一位,57%的机构不清楚调查是持续的还是一次性的。难以判断的原因包括:研究价值或感知价值的不确定,亦或者是很难获得相关内容。

与SPEC Kit 303的研究发现类似,该研究也表明了图书馆愿意开展影响力评估活动。图书馆的管理部门往往是影响性评估的倡导者。但不确定受外部压力的影响程度。有趣的是,“其它实体”例如:图书馆员、教师以及图书馆的具体部门或校内的其它部门,往往是第二倡导者。

在线调查和纸质调查是图书馆收集数据的主要方法,这也是指导培训评估和科研产出评估最为常用的方法。大多数调查方案是

图书馆自己设计的。

指导培训的评估大多是通过类似学生作业评价和学生行为观察报告等直接方法,以及收集学生和教师反馈的间接方法。一小部分调查对象提到他们使用类似“信息素养技能的标准化评估”和“大学学习评估”这类标准化评估方法去测度信息素养。在测度学生的学业方面,最常用的方法是分析所收集的数据(11个案例中的5个,45%)。关于科研产出的相关研究仅有3个,使用了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收集数据。

本此调研还调查了图书馆是否分析了所收集到的数据。根据回馈的34个案例来看,相当大比例的数据或者没有分析(12个,35%),或者分析还在进行之中(6个,18%)。在8个有关学生学习成效的关系分析中,有一半得到数据还未做分析;4个关于科研产出的调查里,3个还未进行数据分析。指导培训方面的评估研究结果稍好:22个案例中有17个(77%)分析了相关数据。16个进行了数据分析的影响性评估研究显示没有出现负相关结果,其中13个显示正相关关系,3个关系是混合和非确定的。

对于影响性评估结果是否影响了图书馆或者上级机构的决策,研究对象认为对图书馆的影响要远大于对上级机构的影响。23个调查对象中的16个(70%)表示他们的研究结果影响了图书馆的决策,包括从图书馆的战略规划到物理空间方面的决策;4项报告显示这种影响波及到了他们的上级机构(17%),包括影响了预算经费分配、员工调配以及教学或课程的改变(值得指出的是这4项报告都针对的是指导培训方面的评估);2项报告认为对图书馆的决策没有影响;10个调查对象不确定调查结果到底影响了图书馆还是上级机构决策。

对于评估结果在图书馆外是否也有效,一共得到了33个反馈案例。20家图书馆中的8个(40%)认为指导培训研究可以用于图

书馆之外,8个认为不可用。这也证明了之前提及的一项事实:指导培训评估结果比其它评估领域对上级机构的影响更大。5个经济价值的评估中有4个可以共享,使得这一影响领域的可共享率最高。可以这样说,关于主体价值的评估数据通常是上级机构为了降低风险而提出的要求。这个数据通常是通过标准成本乘以数量获得。由于这种数据是通过重置成本获得的,因此不能作为真正的影响力评估,而仅仅反映了对用户生活的影响内容。

尽管本调查没有包括影响测度的障碍问题,但是从调查反馈的评论来看,最大的障碍是调查对象的信息保密问题,以及构建有意义的影響力测度方案。

4 结 论

此项调研的首要目标就是调查有多少个研究型图书馆尝试评估他们对用户的影响。尽管研究者希望看到一种理想的乐观状态,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图书馆影响力研究几乎是空白的。不过,令人鼓舞的是图书馆已经在此方面开始采取行动,并且在教学与学生的学习成效关系方面已经做了很好的工作。同时有些评估结果已经影响到了图书馆或其上级机构的决策。

然而影响力评估对于研究型图书馆来说还处于起步阶段。缺少机构上和制度上的授权,需要具有说服力的成功案例促使图书馆进入这个评估领域。

我们的第二个目标是传播、开展最佳实践。然而进行影响力评估的图书馆数量太少,使得我们无法找到好的实践案例。因而我们只能关注该领域的主要问题,以及提供来自于调查反馈评论的一些建议。

但是通过给图书馆施压的方法来进行图书馆影响力评估又有可能阻碍图书馆的发展。研究型图书馆应该考虑和探讨如下问题:有必要评估图书馆的影响力吗?当图书馆倾向于那些好的结果时,我们如何能够自由调研?如果调查没有显示积极关系,那么将意味着什么?我们将共享这一结果吗?跟谁共享?

除了这种根本性的困难以外,实际性的挑战也很多。首先,图书馆影响力评估的作用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目标;第二,对于评估,我们需要标准的定义,从而使专业人员有共同的术语去讨论相关概念,例如,构成学生成功的因素是什么;第三,影响力评估需要充足的资源和专业人员,而数据收集完毕后这方面的需求并没有结束,图书馆影响力评估的价值取决于运用评估结果辅助于决策;第四,为了克服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更专业的数据收集和分析方法,而非匿名数据。图书馆事业的光荣传统就是保护信息安全,虽然这会妨碍信息的分析,但谨慎地遵守标准数据保护方法来充分保护使用者还是很有必要;最后,我们需要一些最佳案例,即影响力评估给图书馆带来积极影响的案例;同时还需要知道如何有效的共享成果。在调查中,有位被调查者提出疑问,“如果此项研究导致我们的预算比预期削减的更多”的话,我们还能做的更好吗?

编译自: Zsuzsa Koltay, Xin Li. *Impact Measures in Research Libraries (SPEC Kit 318)*. <http://www.arl.org/resources/pubs/spec/>. [2010/11/26]

(王莉亚校对)